

CHENGSHI·CHENGZHANG

故乡的美食

■平湖中学高一(10)班 邵伊人

穿过涌动的人潮,耳边嘈杂而有韵律的人声,故乡就在那里,在那片闪光的土地上。

——题记

我儿时居住在乡下外婆家,一直到五岁,才随父母到城中生活。乡下就是记忆中的故乡,而我对故乡的大半回忆与外婆有关。

老人本身就是鲜活的传统习俗。我一直这么坚定地认为。

好几年前,乡下烧饭多用灶台。小小的我常把头凑在灶台边,眼巴巴地盯着外婆在那边忙忙碌碌。外婆总能做出一些令我“口水直下三千尺”的美食。我也知道,外婆做的东西最终的归宿就是落进我的肚子里。可我希望更早些吃到。于是便歪着头,把脸贴在灶台的白瓷砖上,丝毫不掩饰眼中的渴望。

我会看着那个被叫做“粿粿”的东西在外婆手中成形,白乎乎的米饭里藏着黑芝麻与白砂糖。但我捏不好那家伙,米饭们不太听我的话,芝麻和砂糖也是,它们不服输地闹腾着,于是乎,我的作

品不是软趴趴的不成形,就是破了个洞,芝麻与砂糖争先恐后地逃亡。外婆在一旁哈哈大笑,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嘟着嘴放弃。

当然,下次我还是叫嚷着尝试。所以,当试做“粿粿”失败了之后,我很快又投入了新一轮作战。

外婆又开始腌咸菜了。我不是很分得清这种绿色的,籽子很细,叶子很长很大的菜。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我童年时的美味。

它们刚开始被存放在一个缸中,半缸水,适量盐,菜全部浸在水中,外婆会在缸中压上块大石头,并把缸放好。这个过程中,外婆再三告诫我这些菜没熟,不能瞎吃。可好奇是人类的天性。于是就在菜腌好的那天,外婆抓出一把切来烧。我早早闻风而来,守在门后,当外婆转身去取调料的时候,我的机会来了。等她再回来,就发现案板上的腌菜少了一些。而我站在一边,努力不让自己嚼得太大声,可还是被发现了。

我是“惯犯”,外婆严防死守都拦不住我对吃的渴望。哪怕它是生的。更不用提玻璃瓶中的腌

咸菜心、腌酱瓜、腌多心菜等。草绿或酱油色的汁中沉浮着美味,外婆用筷子把它们夹出来,或蒸或炒或直接吃。还有冬天的腊肉和腊肠,端上桌的肉食装在白底盘中,酱色的肉,晶莹的皮,肥肉不油,瘦肉不咯牙,面上多饰以切成长条的葱与姜,去腥增香。它们都是故乡饭桌上独特的风景。

我还喜欢外公做的炸鱼。海里捕捞上来的小鱼直接放入锅中油炸。松脆酥软,再撒上些许孜然,连鱼骨都脆生生的,可以连鱼带骨一起吃。满满一盘,放在桌上。往往在没开饭前,全家人你吃一条我吃一条,不一会儿就没了半盆。炸鱼是趁热吃才好吃,我往往吃得满嘴油光闪亮。感觉幸福极了。

外婆还会做一些甜点,我最爱的是一种叫做“糖馄饨”的东西,其实就是用馄饨皮子包豆沙。馄饨皮子在外婆掌中翻飞着,再用勺子挖一勺甜甜糯糯的豆沙。白色的晶莹剔透的皮,紫红色的豆沙看上去让人胃口大开,它们在锅中翻滚,熟了之后便浮上水面,被外婆用漏勺捞起,摆

放在盘中。我就等在旁边,捞出第一个,我便心痒难耐地伸手去拿,结果被烫得惨兮兮的,不住给自己的手上吹气。最后还是吃到了的。甜软的豆沙的芬芳在唇舌间绽开,配上薄薄的馄饨皮,简直让人想把舌头都一并吞下去。糖馄饨是无论冷热都很好吃的,在茶余饭后,看着屋外三两行人来去,燕雀啾啾,嘴里嚼着甜甜的馄饨,实是安逸闲适极了。

此外还有好多好多我不知用现代汉语如何书写的美食,都各自在童年中占着一席之地,是在其他地方不曾尝到过的,即使有也味道做法不一。

故乡是片闪光的土地,那上面孕育着千百年来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。对我来说,故乡氤氲在餐桌上升腾起的热气里,故乡是一种独特的味道,是在其余无论何地都尝不到的。它包含着一路的风霜一路的欢乐,酸甜苦辣咸,奇妙地尽数融在一起。兼以故乡的清风明月,好山好水,民风淳朴。所以这也是如今人们常说的:唯美食与故乡不可辜负!

指导老师 郭卫

读一本好书

大麦地的爱与苦难

——读《青铜葵花》有感

■百花小学304班 屈弋循

一只只棕黄色的虫子侵略进了大麦地,遮天蔽日地在田野里扫荡,几千万只蝗虫像一堵土墙一样掩埋了天际。所到之处只见光秃秃的一片,没有半点绿芽,没有任何生机。许多人家已山穷水尽。一艘粮船很快被饿得发疯的大麦地人一扫而光……终于,五谷可以开镰了。这正是曹文轩爷爷笔下荒凉的大麦地,这里孕育了两个主人公:青铜、葵花。

青铜是一个小哑巴。他充满了智慧,但很耿直。他有忠厚老实的本性,好像一头乖顺的家牛,是奶奶的小尾巴。而妹妹葵花的到来,让他怜爱有加,一直保护着葵花。在蝗灾季节里,他想尽办法让妹妹吃个饱,而自己却精疲力竭;嘎鱼想欺负她,他拦着,把妹妹牢牢地护在身后;葵花做作业点不起灯,他就用南瓜皮和萤火虫,给她做了一只爱的萤火虫南瓜灯,散发着温暖;去稻香渡看马戏,一些市井小孩占石碾,他没有办法,只能让7岁的小葵花,骑在背上……这样的情景一直到葵花12岁被迫接回城市才戛然而止。对亲人的极度思念,对葵花在心里千万次地呼喊,使他那渴望说话的能力突然爆发了出来,青铜终于又可以说话了。

青铜的家就像一辆破旧的马车,车轴缺油,轮子破损,各个环节都显得有点松散,在过去许多年里,它在坎坷不平的路上,风里雨里地向前滚动着。自从这辆马车里多上了葵花,它就显得更加破旧了,以为它要散架,但更勇往直前了。这辆马车里点不起油灯,葵花做作业时只能借助左邻右舍的灯光来学习做作业。真是古有“凿壁偷光”,今有“葵花借光”啊!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灯有电的时代,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?葵花不仅聪明更可贵的是她的善良。奶奶病危之中急需钱,为了省钱,为了这个对她恩重如山的家,她放弃了读书,不辞而别,留下纸条去了江南捡银杏。经过拼搏和锻炼,小面值的钱币满满地装在了葵花的口袋里,准备让奶奶住院,可惜奶奶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……看到这里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,平时我一直嫌弃奶奶唠叨嫌她烦,以后我要尊重奶奶,不再大声嚷嚷她了。

大麦地,一个充满苦难却又异常美丽的地方。它被水淹没,被火烧过,被瘟疫入侵,被土匪、日本鬼子血洗过,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劫掠,但却还是在苍茫的芦苇荡中生存在了下来,子子孙孙,繁衍不断!

指导老师 徐艳杰

心里的雨珠

■林埭中心小学501班 陈慧妍

在那棵树枝繁茂的成长树上,每一片叶子记载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成长故事。瞧,那片最大的叶子是一件令我感动的事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

那天早上醒来,已经是七点多,我马上穿好衣服,拿上书,捧上早餐就出去了。雨很大,是倾盆大雨,地上湿了,便没有了小猫小狗的足迹。路上的喧哗声

很大,但是还是听得到雨点落地的声音,雨点密密麻麻地从伞上滚落。我进了学校,走进班里。打开书包,发现作业本没带,心想:“这可怎么办呀?老师会让我重写的。”

上课了,老师查到我的作业本没交,我心里更是着急了。“陈慧妍,你的作业呢?”我站起来,面红耳赤,低着头,正要说作业没带,忽然,门口站着一个我最熟悉的身影——我的弟弟,他背着一个大书包,显得那么矮小。只见雨点不停地从他头上滴落下来,浸湿了他的头发,他那白嫩的脸上流淌着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,我已分辨不清了。

他跨进了教室,径直朝第一组走去,他走错了!噢,记起来了,我以前是坐那儿的。也许,我

并没有告诉过他,我已经换座位了。他找不到我,眼睛扫视了一遍教室,过了好一会儿,才缓缓向我走来。

我回过神来,正要迎上去拿作业本,他已经发现了,已经快步走过来了,把我的作业本放在了桌上,又迅速地从书包里拿出了我的作文本,头发上的雨水滴在我的课桌上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:弟弟没有带伞,也没有先进他的教室放下书包,就来到这儿给我送作业本,真是我的好弟弟啊!我悄悄背过身,悄悄抹去眼泪。当我回过头来,弟弟已背上他那个大书包,一蹦一跳地走了。

现在,每当我看到我的作文本时,总会有一个额头上有亮晶晶雨珠的影子,出现在我的心里。

指导老师 金薇玲

我的“臭美精”老妈

■东湖小学504班 沈子洁

“快点,怎么还没好呀!”我和老爸同时发出了哀嚎声。怎么回事?还不是因为我那臭美老妈。

我妈不算太高,有一头快要及肩的秀发,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超厚的酒红色眼镜,最精致的便是落在鼻尖的一颗痣了。

可老妈却偏偏爱臭美。这不,今天我们决定去商场,正要出发,忽然老妈不见了。我们赶紧找她,发现她竟在镜子前不慌不

忙地化妆,边画还边嘀咕:“嗯,粉底还不错,唔,该选哪支口红呢?”老爸不耐烦地说:“你画那么多有什么用嘛,又没人看你!”不料,妈妈只是瞟了他一眼,继续化她的妆,丝毫不受干扰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等啊等。终于,在二十分钟后我们成功出发啦!

商场到了,里面灯火通明,到处都是精美的女装:扎着蝴蝶结的,挂着珍珠的,还有飘飘欲飞的

长裙……老妈看得两眼发直,趴在女装橱窗动不了了,我们想把她拉走,可她就是不肯挪步。唉,我们百般无奈地跟着她到了店里。“哇,这件上衣好好看!”老妈眼里仿佛射出了一道亮光,一个箭步冲了过去,拿下衣服,“我要试穿!”她走出试衣间,对着镜子不停照来照去,然后开心地转过来问我们那件衣服好不好看。还没等我们回答,她又看中了一条

牛仔裤,便麻利地走过去,取下裤子,仔细欣赏一番,又跑进试衣间了。她刚出来,就又被一件外套吸引了,脸兴奋得有些红扑扑,眼睛一直盯着它,接着,她又带着那件外套一溜烟跑到试衣间……就这样,她在我和老爸眼前不停地进出,臭美地照着镜子。我听见老爸小声抱怨:“唉,你妈怎么就那么爱臭美呢!”

我的老妈真是“臭美精”!

暑假我想……

■实验小学605班 张屹东



戴上一顶大草帽,穿上长袖防晒服,拿上搁置了好久的鱼竿,往肩上一扛,钓鱼去喽!我来到一片寂静的湖泊,找到一片阴凉处,往小马扎上一坐。这里没有汽车的喧嚣,没有爸妈的催促,也没有兴趣

班的干扰。湖水是那么清澈,那么明亮,湖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鱼儿在水中三五成群地嬉戏,赛跑,悠闲自在。我在鱼钩上装好鱼饵,把鱼竿用力一甩,鱼钩随着线飞了出去。但我心中默念:鱼儿

们,千万别上钩,吃了鱼饵,你们就要被我抓起来了,赶快游到别处去吧!

一位少年,光着脚丫子,迅速地爬上树,手悄然无声地伸向鸟窝,但还是被鸟妈妈发现了,它叽叽喳喳地叫着,好像在说:“不许你碰我的孩子!不许你碰我的孩子!”少年仿佛听懂了鸟妈妈的意思,做个鬼脸说道:“我偏碰,我偏碰!看你能把我怎么样?”说完还向鸟妈妈吐了吐舌头,然后把手伸进鸟窝,掏出了一个热乎乎的小鸟,然后轻轻地抚摸着,接着把鸟蛋放到耳朵边,仿佛听到了小鸟叽叽叽叽的叫声。然后,少年把鸟蛋给树下围了一圈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看,兴奋地喊道:“快看,我掏到了鸟蛋!”他们都仰着小脑袋羡慕地望着那位少年,眼中充满了佩服。只见那少年又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鸟蛋放回鸟窝里,然后又迅速地爬下树。暑假我想再回一次乡下,再掏一次鸟蛋……

我拿着一副象棋,跟着爷爷,来到凉亭,先帮爷爷泡好一壶茶,接着铺开棋盘,布好棋子,然后我就跟爷爷开始对弈了。我的炮左一走,再向前一打,不一会儿就吃掉了爷爷好几枚棋子,爷爷也不甘示弱,用车吃掉了我的防线,就在这时,我突然发现爷爷的防线空了,我立刻出动我的车,攻击爷爷的将,爷爷的炮又急忙赶过来援助。我们僵持了好久,突然我发现了爷爷的破绽,趁机一击打败了爷爷。

我的暑假啊!我真的好想这样玩耍,好好想想……

养蚕记

■叔同实验小学303班 沈诗怡

不久前,我养了一些蚕宝宝。蚕一生的开始其实是一粒芝麻大小的卵。有人可能就要问了:卵这么小,它住得下吗?

孵化蚕卵开始了,常温达到21摄氏度,七到十五天,一个个小生命就从里面出来了。它们就是蚁蚕。蚁蚕的身上黑黑的,还长着毛,很像蚂蚁。它们刚出生后是不用给它喂奶的,直接把鲜嫩美味的桑叶剪碎,撒在它们的窝里就行了。

过了几天,我发现它们身上的毛不见了,黑黑的皮肤也变白了一点,原本牙签粗细的身子变成了没削的铅笔芯那样了,这就是一龄蚕了。

又过了几天,我发现它们的头非常鼓,就像一个包。它们头抬着,像是看到了天上有什么好玩的,目不转睛地看着。它们还不吃东西了。后来,我发现它们的窝里多了一张张又皱又扁的棕色的皮。那便是蚕蜕下的皮。这就是二龄蚕了。

三龄蚕、四龄蚕的变化过程和二龄蚕相似。到了四龄蚕时,每蚕一天大约能吃一片多的大桑叶了,几条蚕同时吃,就会发出“沙沙沙……”的声音,好像下起了春雨似的。此时,它们的粗细和一支铅笔差不多。

之后,它们又进入五龄了。它们吃得越来越多,也变得越来越胖,像人的小手指大小了。过了几天,它们的身体慢慢变得透明了。之后,它们的头会伸向空中晃来晃去,在寻找好地方准备来结茧。它们会先在四周固定了位置,然后一直绕N个八字形,直到身体里的丝吐光为止。它们在茧里还会偷偷地蜕一次皮,最后成为一个纺锤形的蛹。

又一个漫长的等待,蛹终于变成了蛾子,它们会分泌出一种汁液,把丝线溶断,然后在茧的一端钻个洞,钻出来。这时,它们的口器已经退化,无法进食,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和心爱的伴侣生下宝宝,最后在一周内死去。这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呀!

这次养蚕记,让我看到了蚕的神奇的一生!

指导老师 毛保华

